

樂城集

冊
古



樂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
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
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
光寵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
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色聲橫驚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

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
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
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
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塵
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虚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
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并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
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

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廛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

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繇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尙可期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壟之耘耔眎白首之章韞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并引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

前炊釜鬻後鑿匣洩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
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
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韋
內輯貂鼯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櫨
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
不懷一隙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
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
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珍傲宋版印
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僭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遙檻穽斯阻夢往從之

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

人飲嘉平漿酒如江

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

我獨何爲觀

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僭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鰕

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執麻而
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貧販工
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
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
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
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
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
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
閩乘其媮載耒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
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蠶
衣則可冀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

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
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宅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
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
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
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
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
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爲

答予卽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
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
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
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
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
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
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
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臥帳頌一首

并引

子瞻在黃日以臥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
是地獄業安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
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并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
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
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

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
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
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
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
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
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
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第五

樂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則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

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